

“前途无望的一代”——全世界失业青少年人数增多

作者: Günter Schucher, Aurora Sauter

过去这些年里,全球青少年失业人数大幅上升。青少年失业率,比成年人失业率高出一倍以上。

解析

2013年底,15岁至24岁之间的年轻人中,约七千四百五十万人失业。世界金融危机仅对失业问题起到加剧作用,而失业自身则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经济结构障碍、人口发展趋势或者教育体系的规划及质量,都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青少年失业。

- 失业只是青少年就业不足的一个“局部指示器”。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对放弃找工作的年轻人的数据评估,人们也应加以考虑。
- 由于人口的发展变化,全世界各处都出现了所谓的“青少年过剩”状态,然而大部分地区,早已度过其高峰期。只有亚洲南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青少年人数还在继续增长。但是,青少年人数的增长,并不会在各地造成失业,部分情况下,这也会导致人们从事非典型性工作,导致就业不足的情况出现。
- 工业国家里,教育程度低的人,想找到合适工作的难度就更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扩大教育体系,反而常常导致失业、就业不足、受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人数上升。对突尼斯、南非共和国、巴西、中国、西班牙及德国等各个国家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 对抗青少年失业的一个主要出发点就是:除了提供各国特殊的短期项目以外,尤其要长期促进面向就业市场的职业培训。
- 市场对劳动力的消化不足、劳动市场政策不见成效,这样,失业的青少年采取激进反应的危险,就会增大。

关键词: 青少年失业、人口发展转型、教育、暴力

全球青少年失业人数上涨

过去这些年里，全球青少年失业人数大幅上升；尤其是2012年、2013年经济发展减弱，局势从而进一步加剧。据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2013年底，15岁到24岁之间的年轻人中，足足有七千四百五十万人失业，与2007年相比，人数上涨了四百万。这样，青少年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三点一，比整个人口的失业率高出一倍不止。2013年底，经济方面不积极、不活跃的青少年人数，则更加高涨：全世界共有近三亿青少年。一整代人面临变成“前途无望的一代”的危险；许多年轻人认为自己的未来被断送，用益发极端的行动（甚至于自焚）来宣泄情绪。“青少年失业，能撕裂欧洲”，世界经济论坛发出如是警告——这一危胁，在中东以及北非地区（即所谓的MENA地区），已成为现实。

过去这些年里，媒体大力报道青少年失业现象，这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是导致失业人数上升的唯一原因。但是经济危机只不过是加剧了问题，而失业则有更为深刻的根源，各地的原因并不都一样。经济结构障碍、人口发展趋势或者教育体系的规划及质量，在各个国家及地区都各自不同程度上导致了青少年失业方面各种问题的出现。这一点在下面情况下会变得尤其清晰：如果人们不仅仅关注登记在册的失业青少年，也注意劳动市场上那些放弃找工作的青少年，如果人们除此以外再考虑到就业质量的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就业不足成为常见的问题，然而即使在欧洲，非典型性就业（指的尤其是有时间限制的工作以及兼职工作）所占的比例，也在上升（参见：Allmendinger, Hipp, 及 Struth 2013）。

而培训程度过高，已成为一个顽固的发展趋势。一个国家的教育设施，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年轻人如何融入到职业市场。教育设施的规模及形态，决定了能为劳动市场输送多少年轻人，然而，教育设施的质量，特别是其教育内容是否面向职业市场，也同样决定了学校到职场转变的情形。如果一个教育设施里，一般性教育占优势，与就业市场的联系并不紧密，那么，出现供需不协调的危险就很大，也就是所谓的“不匹配”：毕业生缺少实用知识，无法迅速融入市场；许多人必须从事其培训程度以下的工作；另外的人则由于教育时间长以及个人开支高，宁可失业。

据称在欧洲，整整百分之十到三十三的从业人员受培训程度过高，整整百分之二十的从业人员受培训程度过低：因此，“不匹配”度最高可达百分之五十（参见：ILO 2013）。

青少年失业以及人口发展

部分特殊的人口发展趋势，以及特有的经济情况之间复杂的交互影响作用，导致了青少年失业。特别是劳动市场灵活度，能影响正规劳动市场的发展以及非正规劳动市场的增长。就这点而言，失业仅仅只是青少年就业程度不足的一个“局部指示器”，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评估“就业不足”，人们还必须估量所谓的“尼特族”（也就是不就业、不升学、不进修，指的是那些不工作同时又不参加进修的人）的数目。此外，还要调查就业不足的情况，也就是青少年非正规就业及就业条件差的情况（参见图1）。

“青少年过剩”（*youth bulge*）成为了一个全球现象，由于人口发展处于转型阶段，进入社会的青少年数量急剧上升，转型阶段指的就是儿童死亡率下降，女性受孕年龄延后。世界各地都出现了青少年人数上升的现象；一些国家已经度过了其高峰期，另一些国家里，青少年人数还在上升。在东亚地区，大概自1990年起，青少年所占的比例就在下降，而拉丁美洲及东南亚地区大概自2010年起开始下降；南亚地区则会在2030年左右达到其顶点，然而尤其在非洲地区，青少年数量上涨会持续更长时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至少会持续到2050年；届时那里的青少年数目会比2010年高出一倍。

对劳动市场而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青少年在整个就业人口中所占的相对比例。2010年，这一比例在全球为百分之二十七，然而工业国家最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最高。世界各地都呈现出同样的趋势：青少年就业者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足足达到百分之三十，然后就再次开始下降。例如，东亚地区现在的比例仅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五。这样，所有地区劳动市场的压力减少——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大约早在十年以前，就已度过其高峰期，但是：首先，青少年就业者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近百分之三十八，比其他地

图1：青少年就业规模

就业	全职	拿工资	就业条件差	正规 非正规
		自主就业		
		从事辅助性工作		
	非典型就业	自愿		
		非自愿		
不就业	寻找工作	失业	尼特族	
	不积极找工作	放弃找工作		
		找工作不积极		
	培训中	学生/大学生		

来源：根据ADB 等等 2012，作者本人绘制。

方都高；其次，自那以后，其下降过程极为缓慢。

同样，全球经济危机造成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经济危机在部分发达国家造成的影响，高于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尤其东欧及南欧地区受到强烈冲击。但是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外，在那些处于发展进程之中的地区里，青少年失业率在未来这些年里会继续上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虽然人口发展的压力仍在持续，但是正如在南亚地区一样，非正规就业人数上升，因为贫困让青少年常常无可选择。只有来自富裕家庭的青少年能够承受失业的后果；其余的人甚至即使工作，也常常无法摆脱贫困。那里的青少年所遇到的问题，更多是工作薪酬低的问题。

然而非洲南部的情形又不一样，那里一半以上的青少年失业。即使在非洲北部，青少年也更多面临的是失业问题。那里，受过教育的青少年数目上升，他们满怀着很高的期望，首先考虑在国家部门找一份正式工作，然而公共部门提供的职位数目，却在减少。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国有部门的职位就在减少，这样，虽然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受过教育的失业群体（所谓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人员”）仍在扩大。因此，在中东以及北非地区，失业率居全世界最高。现在人们只能期望伴随着人口的发展，失业率能下降。与之相反，东亚的失业率为最低。东亚的青少年由于出口型工业化以及教育设施扩大，很大程度上能够被消化掉，但是随着增长率的降低，劳动市场的消化能力也在下降。在拉丁美洲以及东南亚，由于经济增长，劳动市场现在还能跟上步伐，然而那里的失业青少年比例也在上升。

但是，青少年失业率高，并不一定意味着青少年失业人数的绝对数字也很高。例如2013年8月，欧盟（欧盟28国）的青少年实际失业率为百分之二十三点三。但是由于很多年轻人继续接受培训，特别是在危机之中很多人延长了其培训期限，这样，所有的青少年里，其实只有百分之九点七的人真正失业。

青少年失业以及教育

“不匹配”的现象以下面两种情形出现：一个情形是供需分离，另一个情形是，员工所拥有的培训，并不为职业所需。在工业国家，培训程度低的人，普遍面临更高的危险，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甚至找不到工作。然而，在经济增长不足的时代，随着教育事业的扩大，受过培训的人员就业不足的比例，也会上升。与之相反，在发展中国家，充斥市场的主要是培训程度要求不高的工作。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代，劳动力会转行到非典型性、非正规职业中去。

这样，在欧洲应对失业危险的最好保护方法就是获得一份良好的职业培训。接受过所谓的第三级教育（也就是高等教育）的劳动力（25岁之64岁之间）的平均失业率，仅为受过中等教育人员失业率的三分之一：也就是百分之五点六的失业率，而受过中等教育人士的失业率，则为百分之十六点八。这里令人担忧的是，过去这些年里，年轻大学生的失业率上升超过平均水平之上：在欧盟里，2008年年轻大学生的平均失业率为近百分之十二，

而2012年里则上升到近百分之十八，然而受过大学教育人士的普遍失业率，仅从百分之四上升到百分之六。在南欧，年轻的大学生失业率，以及所有受过大学教育人士的失业率之间，差异尤其大（参见：Eichhorst, Hinte, 及 Rinne 2013）。

北非与此相反，一个人的教育程度越高，那么他失业的可能性反而会增大。那里受过高等教育人员的失业率，属于全球最高的地区之一，为百分之二十一点四（参见：ILO 2013）。其原因是高等教育业扩大过快，而人们对大学教育怀有过高的期待。直到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北非地区的国民经济增长率为每年百分之五，而经济危机爆发后，增长率仍达到百分之三左右。然而，创造出的新工作岗位数目，早已无法跟上涌进来的年轻劳动力数量。由于已有的工业首先需要培训程度不高的劳动力，供应的就业岗位不足，这尤其给大学毕业生造成问题。

各国青少年失业比较

对甄选出来的个别国家进行相互比较，就能更加清晰地描述出世界各地的大致趋势。这里挑选出来的国家，包括金砖国家里的三个国家——巴西、南非共和国、中国，还有两个欧盟国家（西班牙、德国），此外还包括中东以及北非地区的一个国家——突尼斯（参见表格1）。

突尼斯

2005年到2010年，突尼斯每年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提供约30000个工作岗位，但是每年约65000名高校毕业生涌入劳动市场，其人数比提供的工作岗位数目多出一倍不止。2010年，突尼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少年中，百分之六十一的人失业。其失业率比获得更低教育水平的青少年的失业率，高出一倍不止，几乎是25岁以上所有人员普遍失业率的三倍。此外，虽然突尼斯政府为教育体系进行大量投资，但是突尼斯的教育体系质量仍颇有不足。

表格1：（15岁至24岁）青少年失业率及尼特族率

	失业率	
	2007	2012
德国	12.2	8.1
西班牙	17.9	52.4
巴西	21.8	13.7
突尼斯	26.0	30.0*
南非共和国		51.2
中国		9.8

	尼特族率	
	2007	2010
德国	12.6	12.0
西班牙	15.7	23.7
巴西	19.9	19.6**
突尼斯		
南非共和国		
中国		

注释：* = 2010；** = 2009。

来源：ILO 2013; SWUFE 2012; OECD 2013。

此外，许多年轻人对收入的期望过高，对职业生涯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与过去一样，他们将自己的培训看作是对国家公共部门工作的准备。然而越来越少的毕业生，能在国家公共部门里找到工作。在突尼斯，百分之四十六的人希望能在国家公共部门工作，但是只有百分之十八的人能达成所愿（参见：Boughzala 2013）。

南非共和国

虽然南非共和国的经济取得小幅度的进步，然而至今为止，南非共和国的政府无法减轻该国所面临的深刻结构性问题，即：高度不均衡状态、贫困、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2012年为百分之二十五点一）。青少年尤其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即使该国青少年就业率及求职比例低。青少年的失业率继续上涨，为百分之五十一，比普遍失业率高一倍。南非共和国里，越来越多的人灰心丧气，放弃寻找工作，尤其在经济增长无法带来就业效果的情况下。

劳动力市场灵活度低，这阻碍企业雇用人员，尤其是该国的工会颇为强大，从而工资的增长早已超过生产率的增长。人们常常通过介绍短期雇工的公司，招聘临时工，而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法律风险，因此只能有限制地聘用临时工。由于非正规部门不够强大，人们无法找出其他的途径解决就业岗位问题。仅仅大中型企业还能雇用人员，但求职者常常培训程度不足。因此，获得低程度正规教育的青少年常常失业：获得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失业率为最低（参见：IMF 2013）。

巴西

直至2003年，巴西失业率以及非典型就业率上升，然而自那以后，由于经济发展形势有利，失业率以及非典型就业率都在下降。即使危机爆发后，青少年受到了更为严峻的冲击，青少年的劳动力市场，也还主要跟随这一趋势而发展。自2009年起，巴西青少年的失业率以及非典型就业率也再次下降。年轻巴西人的就业局面，与成年人相比，呈现出显著的区别：第一，年轻人的失业率是成年人的两到三倍，依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2012年的失业率为百分之十三点七；第二，2011年的非典型就业率为百分之三十七，远远高于成年人（百分之二十六）；第三，青少年的人员流动率，比成年人高一倍。

如此高的人员流动率，要归结于该国就业结构脆弱：解雇青少年更加容易，青少年几乎没有就业保护，大多拿临时合同，他们自动辞职的速度也更快。另一方面，青少年也能很快找到新工作，常常是取代其他的年轻人，这就意味着，工作岗位流失，并不是青少年流动的主要原因。然而这让青少年降低培训或训练的意愿——即使教育能帮助他们免遭失业之苦。巴西（2011年）的尼特族平均率为百分之十九，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尼特族率仅为百分之十七点八，而获得初等及中等教育水平的青少年尼特族率却达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一。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人，最容易找到工作（参见：OECD 2013）。

中国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人们无法找到中国青少年失业率方面的官方数据，而2013年“登记”的青少年失业率为百分之四点一。这一数据实际上毫无价值，因为该数据仅局限于城市里的一个小群体。中国科学家们计算得出的数据，比登记的失业率要高一倍。此外，自改革开放以后，非典型性就业率就一直上涨，最高达到百分之六十。这一问题主要在于人们益发频繁地雇用临时工，尤其是国有企业及重点工业里的企业。

中国经济大幅增长，然而中国青少年的失业率也非常高。根据西南财经大学（SWUFE）的估计，2012年6月，21岁到25岁的年轻人里，百分之九点八的人失业。年轻人的失业率，随着教育程度的上升反而升高。据西南财经大学估计，高等专科学校及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分别为百分之十一点三、百分之十六点四，明显高于全部人口的普遍失业率（参见：SWUFE 2012）。人们对劳动部每季度发表的劳动力需求关系进行比较，就可以清晰看出，大约自2007年起，人们无法继续满足要求进行中低级培训的工作岗位的需求，其中人们最为急需的是中等职校的毕业生。与之相反，自2001年起，高校毕业生一直处于过剩状态。而年轻民工的失业率，仅为年轻市民失业率的一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一再下降，每个夏天这都一再激起不满情绪。

西班牙

自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西班牙成为了欧洲青少年失业的代名词。2012年，超过百分之五十二的西班牙青少年登记失业，是普遍失业率的一倍。2008年到2012年，青少年工作人数下降了近一百万，也就是说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然而，总体就业率“仅仅”下降了百分之十四点七。青少年就业人数大幅下降一个原因是，青少年在受到危机强烈冲击的领域及行业里工作，即：建筑业、工业及零售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繁荣时期，许多年轻人中断了培训，进入建筑业工作。

青少年较容易失去工作，这也是因为三分之二的青少年在危机之前，仅仅拿到了零时合同。这类员工一旦被解雇，尼

特族的数目就会大幅上升。首当其冲的就是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教育程度越高，这一发展趋势就越弱。由于培训程度低，现在许多青少年找到新工作的机会很渺茫；他们面临的是长期失业的危险（参见：Sánchez 2012）。

德国

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统计，2012年德国的青少年失业率为百分之八点一；联邦劳动局给出的数字为百分之六。无论采取哪种计算方式，自2005年起，青少年失业率几乎减少了一半。然而同一时间段里，进入社保体系的就业率却没有上升，工作量不大的、有时间期限的工作人数以及实习人数上升。自2008年起，青少年的整体就业率增长，几乎都来自于有时间期限的劳动关系。

在德国，随着培训水平的上升，失业的风险得以下降。没有完成职业培训的青少年尤其面临失业的威胁；他们面对的危险，就是可能会长期被排斥于就业市场之外。2010年，失业青少年中的一半人员没有完成职业培训。在获得大学毕业证的求职者这一块，几乎都实现了充分就业，2011年高校及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的失业率仅为百分之二点四。然而，工作岗位的质量却在变差。2009年，几乎每三个高校毕业生中就有一个是非典型性就业（参见：Kohlrausch 2012）。

青少年失业的危险要素

失业不仅对青少年而言是一个问题，对成年人也是一个问题，然而青少年受到失业的影响，远远大于成年劳动者所受到的影响。虽然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青少年要对抗的问题，并不都一样，但是从实质上讲，各地的青少年认为自己面临下列问题的综合影响：长期失业、工作条件差、培训不足。有针对性地让青少年融入到劳动市场，不仅由于全世界老龄化趋势是势在必行的，而且从社会凝聚力角度看，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失业的青少年会成为社会动乱、激进主义行动、恐怖主义的主要潜在群体。据世界银行称，加入反叛运动的年轻人里，一半是出于失业原因。

然而青少年过剩、失业以及社会抗议活动之间的因果关联，绝对不是单一明确的。大量研究从青少年过剩这一论点出发，笼统地将一整代弱势青少年打上威胁社会稳定的烙印，而另一些研究则明确显示，并不仅仅只是青少年的数量，导致矛盾爆发，而是一系列原因混合到一起，其中尤其是经济发展以及教育体系的构成产生影响。与之相反，大量青少年甚至能成为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例如中国的发展所显示的那样。

与其说是青少年过剩，或者说是失业自身让青少年采取抗议活动，不如说是青少年在劳动市场上碰到的困难局面，让他们进行抗议活动。如果缺少合适的工作岗位，如果青少年目前以及未来的生活计划受到威胁，那么社会矛盾危机，就会上升（参见：Bricker 及 Foley 2013）。这尤其对受过更好培训的人员造成影响，这些人不仅将可观的金钱投入到培训中去，而且他们还承受来自家庭的压力，因为家庭希望他们能改善家人的生活条件。

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的扩大速度，高于劳动市场能提供合适工作的速度，这种情况下，许多中产阶级的孩子就面临社会青云梦破灭的危险。在北非，失望的高校毕业生成为突尼斯、埃及暴动的主力。哪怕在中国、巴西或者智利，以及西班牙、美国这类工业国家，高校学生中也酝酿着对糟糕工作的不满情绪，不满自己的晋升机会受阻，对社会的不均衡状态表示不满。这里提及的大多数国家里，青少年上街游行，或者像美国那样，占领广场（“占领华尔街”）。在中国这类国家，人们不具有实施这类活动的前提条件，但是青少年在网上发泄他们的不满。他们自嘲自己是“屌丝”，并以此表明社会现实不合乎他们的期望。

青少年劳动市场政策

劳动市场之间有着显著区别，各地的青少年劳动市场政策，应从其独特条件出发。这里本质上涉及的，是要益发加大对企业的鼓励，鼓励他们为青少年创造就业岗位，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以及私人企业。人们必须加大建设咨询处及中介处，青少年应该获得其他机会，例如成为自由职业者或者自主创业。人们应该改善劳动法方面的情况，以此创造更多的就业稳定性。此

外，人们还应该再组织方面提供更高的自由度，以让青少年能维护自己的利益。最后，包括企业在内，人们必须加大投资，用于进行面向劳动市场的培训，以此来提高青少年的就业能力。

只有当职业培训能为人们所负担得起，只有培训内容与劳动市场各方协调一致，这样人们才能掌握重要的知识，才能获得稳定的、有专业知识要求的岗位。这里，灵活且非正规的劳务关系，也能为人提供进入职场的机会，但是只有在人们能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过渡到稳定工作中去，这类劳务关系才是良性的。

上文提及的国家，几乎都出台了相关规划，但是这些规划要么只宣布了一般性目标，就像在欧盟一样；要么规定无法被执行，就像在北非一样，那么，青少年的不满情绪则有增无减。例如，在突尼斯，失望的青少年更加转而投身激进派别。其他的国家，也认为青少年失业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定时炸弹”。社会稳定性的基础，建立在青少年益发良好的职业机遇之上。

参考文献

- ADB, OECD, UNDP, 及 UNECA (2012), *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2, Special Theme: Promoting Youth Employment* (非洲2012年经济展望，专题：促进青少年就业), Paris: OECD Publishing.
- Allmendinger, Jutta, Lena Hipp, 及 Stefan Struth (2013), *Atypical Employment in Europe 1996-2011* (欧洲1996年到2011年的非典型性就业), WZB-Discussion Paper, P 2013-003, Berlin: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für Sozialforschung.
- Boughzala, Mongi (2013), *Youth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in Tunisia* (突尼斯青少年就业及经济转型), Working Paper, 57,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 Bricker, Noah Q., 及 Marc C. Foley (2013), *The Effect of Youth Demographics on Violence: The Importance of the Labor Market* (青少年人口发展对暴力的影响：劳动市场的重要性),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and Violence*, 7, 1, 179-194.
- Eichhorst, Werner, Holger Hinte, 及 Ulf Rinne (2013), *Jugendarbeitslosigkeit in Europa: Status Quo und (keine?) Perspektiven* (欧洲青少年失业：现状及(毫无?)前景), *IZA Standpunkte*, 57, Bonn: Forschungsinstitut zur Zukunft der Arbeit.
- IEP (2012), *2012 Global Terrorism Index. Capturing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for the Last Decade* (全球2012年恐怖主义指数。过去十年恐怖主义影响之分析), Sidney: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 ILO (2013),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13. A Generation at Risk* (全球青少年2013年就业趋势。一整代人身险危机), Genf: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 IMF (2013), *South Africa* (南非共和国), IMF Country Report, 13,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Kohlrausch, Bettina (2012), *Youth Unemployment in Germany* (德国青少年失业状况), Berli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 OECD (2013),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3, Country Note, Brazil* (2013年的教育概览, 国家汇报, 巴西), 网址: <www.oecd.org/edu/Brazil_EAG2013%20Country%20Note.pdf> (2013年11月15日查阅).
- Sánchez, Fernando Rocha (2012), *Youth Unemployment in Spain. Situation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西班牙青少年失业。状况以及政策建议中国城镇失业报告), Beijing: Xinan Caijing Daxue.
- Wolf, Anne (2013), *The Salafist Temptation: The Radicalization of Tunisia's Post-Revolution Youth* (萨拉菲斯特的诱惑：突尼斯起义后时期青少年激进化), *CTC Sentinel*, 6, 4, 13-16.

■ 作者简介

Günter Schucher博士，是GIGA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亚洲领域的科研人员，并主编出版《亚洲》刊物。

邮件地址：<gunter.schucher@giga-hamburg.de>，网址：<www.giga-hamburg.de/en/team/schucher>

Aurora Sauter，在GIGA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完成其实习，并完成了国家信息介绍，本文在该介绍的基础上，得以撰写。

■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本专题的相关研究

GIGA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三号科研重点为“全球化社会经济发展”，负责该重点的科研人员关注全球化中社会经济学方面的挑战，研究对象包括在全球变化背景下的个人、财政预算、企业或者特定的社会团体。

■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本专题的相关出版物

Kappel, Robert (2013), *Südafrika – die Krisensymptome verstärken sich* (南非共和国——危机征兆得以加剧), GIGA Focus Afrika, 7, 网址: <www.giga-hamburg.de/en/publications/giga-focus/afrika>.

Lucas, Viola, 及 Thomas Richter (2012), *Arbeitsmarktpolitik am Golf: Herrschaftssicherung nach dem „Arabischen Frühling“* (海湾地区的就业市场政策：“阿拉伯之春”后维护统治), GIGA Focus Nahost, 12, 网址: <www.giga-hamburg.de/en/publications/giga-focus/nahost>.

Neff, Daniel, Kunal Sen, 及 Veronika Kling (2012), *The Puzzling Decline in Rural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India: A Reexamination* (印度农村地区妇女劳动力参与度，呈现出令人困惑的衰退：重新进行调查), GIGA Working Papers, 196, 网址: <www.giga-hamburg.de/en/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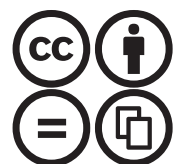
Sangmeister, Hartmut (2013), *Verhaltener Optimismus: wirtschaftliche Aussichten für Lateinamerika 2013* (谨慎的乐观主义：拉美2013年经济展望), GIGA Focus Lateinamerika, 1, 网址: <www.giga-hamburg.de/en/publications/giga-focus/lateinamerika>.

Schucher, Günter (2014, forthcoming), *Chinas Arbeitsmarkt im Wandel* (中国处于变化之中的就业市场), Doris Fischer 及 Christoph Müller-Hofstede (编辑), *Länderbericht China*, Bon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Schucher, Günter (2011), *The Constricted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ur Market* (中国农村劳动市场受到制约的发展), Björn Alpermann (编辑), *Politics and Markets in Rural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30–47.



GIGA《焦点》刊物，为开放式发表刊物。您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下载，链接为<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并可依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中“姓名标示—禁止改作3.0”<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3.0/de/deed.en>的规定，自由复制、传播、展示作品。特别注意：正确注明该文首次发表于GIGA《焦点》刊物，不得更改、删节。



GIGA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 Leibniz-Institut für Globale und Regionale Studien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 – 莱布尼茨全球与区域研究所) 坐落于汉堡，是一家政治上独立的、非大学性的研究机构，就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全球问题，出版《焦点》系列刊物。编辑组讨论、甄选文章，文章的中、英文版发表于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焦点》刊物国际版。该系列刊物由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编辑、出版，非德国外交部刊物。选取的主题、作者所持的观点，并不代表德国联邦政府的官方立场。保留错误、遗漏的可能性。GIGA及其作者，对内容正确性、完整性，或使用本刊物提供信息而造成的后果，不承担责任。不使用女性专有人称、职位表达方式的原因，仅是为了方便阅读。

编辑：Robert Kappel；杂志系列总负责：Hanspeter Mattes

翻译：曹娟 (Cao Juan)；审校及排版：Christine Berg (山可婷)

联络：<giga-focus@giga-hamburg.de>；GIGA, Neuer Jungfernstieg 21, 20354 Hamburg, Germany 德国汉堡

出版说明

